

# 消失的「崇」字號縣區（下）

昨日的文章提到，內地有不少「崇」字號縣、區，保留至今的有江西崇仁、崇義，河北崇禮，甘肅崇信，上海崇明等，其美好寓意一目了然。但也有些遺憾地消失了。北京崇文區，因區劃調整併入東城區；福建崇安縣，在上世紀的景區更名浪潮中，改名「武夷山市」。

消失的，還有浙江崇德縣。馳名全國的桐鄉烏鎮，其實就是原崇德縣地盤。崇安縣設立於南宋，崇德縣更早，在五代十國時期就已存在。直至五百年後的明朝，析崇德縣東部，分設桐鄉縣。又過了五百年，兩縣在一九五八年重新合併，捨崇德而留桐鄉之名。

崇文、崇安、崇德，都被「全除名」；四川崇慶縣，則是「半除名」，在一九九四年縣改市時，沒有叫「崇慶市」，而改稱「崇州市」。原因是，當時四川有重慶市，二市同音，為避免混淆，便犧牲了「崇慶」。三年後，重慶脫離四川成為直轄市。若崇慶縣晚三年再改市，就不必更名。因不同省份間，無需迴避同音地名，如貴州有貴陽，隔壁湖南有桂陽。

其實，崇慶與重慶，也曾並存數百年。且二者得名，如出一轍。重慶、四川，合稱「巴蜀」。「巴」在重慶，「蜀」原來就在崇慶，而且來歷比重慶還尊貴：宋代有將皇帝即位前的封地、潛藩升格的傳統。宋高宗趙構，曾封「蜀國公」，後來就把封地蜀州，升格為崇慶府。而他的孫子、宋光宗趙惇，曾封「恭王」，登基後把恭州（治所在巴縣），升為重慶府。

從元明清直至現代，崇慶府雖曾降格崇慶州、崇慶縣，但一直保留原名。重慶府曾在民國「廢府」時一度被廢，只留巴縣。直至一九二九年劃巴縣商埠設重慶市，而後崛起為一流大都市。崇慶縣直至六十五年後才設市，卻改掉了名字。



瓜園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 時不我待大頭蝦

秋天，泰國大城府的河邊，一到傍晚就會支起炭爐，火苗舔着剛架上去的「俘虜」，空氣裏全是焦香。

這畫面，大概是每個去過泰國中部的人都忘不掉的記憶，而主角只有一個——大頭蝦。

牠的學名叫羅氏沼蝦，譯成中文最通用的說法是「大頭蝦」，因為那顆佔了身體三分之一的大頭實在讓人無法忽略。作為淡水蝦中的「王者」，牠有一雙標誌性的寶藍色長鉗，體型堪比攤開的巴掌，一出手，就能「號令天下」。

大頭蝦對時令的要求沒那麼嚴格。但老饕心中有本日曆：夏天雖是產量高峰，可蝦子愛脫殼，肉質鬆軟，蝦膏也稀稀落落。真要講究，得等十月、十一月，雨停了，天也藍了。

涼意初啟，蝦開始儲蓄能量過冬，不但有效「增肥」，還把全身最精華的油脂與養分毫無保留地囤在大頭裏。這時候的蝦膏，不僅量多得驚人，質地也最濃厚肥美，錯過了，要再等一年。

吃牠毋須走太遠，離曼谷車程約一個半小時的大城府，就是大頭蝦的「王國」，那裏有全泰國最集中的蝦市場，現撈、現烤。大廚接過活蹦亂跳的蝦，手起刀落，劈開蝦腹攤平上爐，頭部那團橙黃的蝦膏立刻露出來，油亮得像融化的黃油。

炭火高溫鎖住水分，烤到蝦殼轉紅，蝦膏也開始沸騰、冒泡，一股帶着江河鮮甜的複合香氣立刻四下瀰漫，粗獷、生猛，聞到就讓人流口水。大頭蝦上桌，食客們直接上手，一掰、一吸，蝦膏如熔岩，順勢填滿你的口腔。蝦肉緊實彈牙，咬下去有種脆勁，越嚼越甜。泰國人會配一碟特製的青檸海鮮醬，酸辣開胃，把蝦的鮮向上再提一層。「進階」吃法，是拿一碗米飯，用滾燙濃郁的蝦膏拌一拌，這鋪天蓋地的美味衝擊，是極致，也是跟時間「鬥法」，方才明白何為「時不我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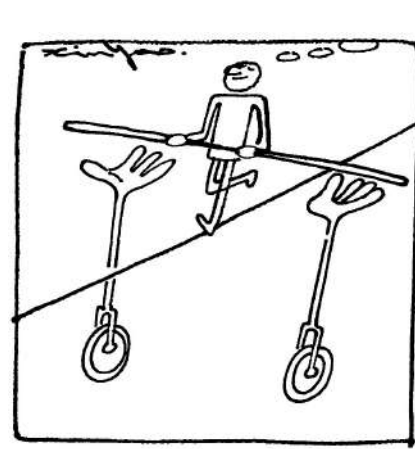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如今在粵港澳大灣區坐城際列車，不用掐點搶票，不必對號入座，刷一張羊城通、嶺南通，或掏出手機掃個碼，像搭地鐵一樣就上了車。鬧機一響，人來人往，城與城之間那道看不見的「關」，不知不覺就淡了。

今年七月底，穗深城際鐵路全線貫通。廣州白雲機場與深圳機場，第一次被一條軌道牽起。大站快車跑完全程，最快約一小時三十六分鐘，比不少人上班的路還快；「站站停」與「大站快車」交替開行，趕飛機的、通勤的、逛街的，各取所需。班次密

臨近秋收，在一些田裏看到有人將易拉罐、鐵盆綁在竹竿上，一拉繩子或者風一吹，就咣咣作響，驅趕鳥雀防止牠們啄食糧食。還有人圖省事，循環播放錄製的鞭炮聲，抑或在田裏鋪上反光膜刺激鳥雀的視覺，嚇唬牠們離開。這些方法雖然實用，但是總覺得不如稻草人更貼合田野原本的氣息，莊稼人就地取材，幾束稻草，一件舊衣，一頂草帽，立在金黃的稻浪之間，既驅鳥雀，也靜靜地守望一季收成。

櫻花東街上的這家眉州東坡，我記不清自己在大學四年裏去過多少次。除了東坡肘子，也還有不少其他的菜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說第一次吃雞豆花就是在這裏。這類傳統手工川菜在江湖川菜崛起的二十世紀初顯得特別不倫不類。我第一次吃此菜時心想，川菜原來也有這麼清淡鮮美的菜，還以為都是辣椒胡椒蔥蒜唱戲。而且這雞豆花口感如豆花，又有雞肉鮮香，我一時不知它是怎麼做的，後來找來老菜譜研究一番才知道這是道老川菜裏的高級清湯菜。我



勇氣是一種控制害怕的能力。

##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 經典回憶殺

一場二〇二六年「灣區升明月」大灣區電影音樂晚會，彷彿將整個華語娛樂圈的知名藝人都凝聚在一起。今年的晚會分為《潮·赤子築家》《灣·遊子愛家》《歸·浪子盼家》《願·我們一家》四大篇章，逾百位電影人與實力歌手齊集，若事先未有看過演出名單，相信每位表演嘉賓上台時都會給觀眾帶來無限驚喜。

單是主持陣容已十分亮眼，胡歌、張凌赫、蘇有朋與容祖兒等藝人攜手主持整個晚會，張凌赫更獻聲與歐陽娜娜合唱新歌，現場掀起一陣陣尖叫声。從王嘉爾、蕭敬騰、周深，到王力宏、容祖兒、古巨基等實力唱將的傾力演出，可謂每一曲都帶出共鳴。電影音樂晚會亦有不少電影人現身支持，「最佳男／女主角」級人馬任達華、章子怡、衛詩雅亦參與其中，場面星光熠熠。

然而，在眾多表演項目中，令人動容的莫過於一段跨越廿六年的

得像公交，進站即走、不挑車次。這正如人們給它的呢稱：「大號地鐵」。

這種玩法，正沿着珠三角鋪開。廣佛南環等城際「四線」貫通後，佛山、東莞、惠州、肇慶被納入廣州半小時至一小時通勤圈。早在二〇一〇年，廣佛地鐵通車，那是內地第一條跨市地鐵；十多年過去，從「一條線」到「一張網」，同城化從個案長成了常態。

車廂裏，西裝與拖鞋同框，趕PPT的和拎菜籃的比鄰而坐。有人在廣州上班、佛山安家；有人上午在東

與稻草人一樣能驅趕鳥雀的，還有寺廟的塔鈴和屋角的檐鈴，風吹鈴動，悅耳清脆。有一首風鈴偈語：「通身是口掛虛空，不管東西南北風。一等與渠談般若，滴丁東了滴丁東。」寺裏的鈴聲營造出禪境，讓人放下浮躁，靜心觀想，同時避免鳥雀在塔檐築巢，保護建築整潔乾淨。

蘇軾所作的文言寓言小說集《艾子雜說》裏寫到，營丘有位讀書人，愚鈍不開竅，一天他去拜訪艾子，問大車上、駱駝脖子上為何掛鈴鐺，艾

也才知道，傳統川菜味型這麼豐富，甚而辣菜的比例根本不高。

從這一家店的氣質很可以看出創始人對於家鄉美食與文化的熱愛及自豪。雖是人均不到百元人民幣，但菜品上絕不荒唐走板、隨波逐流。這裏的宮保雞丁和魚香肉絲也是一板一眼認真做，魚香肉絲的食材改刀細緻，宮保雞丁也絕不加入黃瓜青椒一類的無關食材。在大辣大麻重油的江湖川菜橫掃北京市場時，仍有餐廳還在繼續做經典川菜。這裏的川菜味道多樣，調味平衡，即便是重油重調味的

這趟北上，買的是下午的機票。平時習慣趕早班，準點率高，不耽誤事。這次行程不趕，便選了傍晚的航班。沒想到起飛時還是晚了將近一個小時，等飛機爬升到巡航高度，窗外的天色完全變了顏色。

高空中的太陽輪廓分明，光也特別乾淨，周圍的雲被染成一片金紅色，從靠近太陽的地方開始，是濃郁的橙色和紫紅，越往外越淡，漸漸過渡到淺粉和淡金。最遠處的天還是藍的，但那種藍比平時更深更沉。光線透過舷窗照進來，機艙裏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暖色。有人也在看窗

「回憶殺」。當古巨基與蘇有朋同台合唱瓊瑤經典電視劇主題曲《情深深雨濛濛》時，全場彷彿瞬間時光倒流。兩人更巧妙重現了當年「何書桓」與「杜飛」的經典造型，讓台下與電視機前的觀眾勾起無限回憶。現年五十四歲的古巨基，依然帶着當年「何書桓」的書卷氣，幾乎不見歲月痕跡，再度展現了「不老的神話」。

這一幕，不僅勾起了無數人的青春記憶，更在網民中掀起了一股重溫經典的熱潮。當年風靡大街小巷的劇情、茶餘飯後的熱烈討論，以及那些陪伴我們走過青春歲月的面孔，似乎從未離開過，或許這便是一部經典作品，在觀眾心坎中長久留下的痕跡。



霏常娛樂  
文霏霏  
逢周三、四見報

# 「大號地鐵」

莞談完畢，下午回惠州接孩子放學。城際鐵路接了地氣，城市的邊界也就悄悄化了。

這套「公交化」的打法，改變的不只是速度。過去坐火車是件要計劃的事：查時刻、搶票、提前進站；如今跨城出行被拆成無數個「隨時可以」。

這份鬆弛，正是都市圈生活實在的底色，背後亦是一張越織越密的網：高鐵、城際、地鐵、跨海通道層層疊加，大灣區主要城市間基本實現一小時通達。鐵路不再是「出遠門」才想起的選項，而成了日常的另一種

## 風鈴

子說夜裏行路提醒互相避讓，讀書人反問佛塔也掛鈴鐺，難道塔也是夜裏走路要避讓嗎？艾子解釋，鳥雀喜歡在高處築巢，產生的排泄物難清除，塔上風鈴是用來驚飛鳥鵲，和車馬鈴鐺的用途並不一樣。

「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寺廟是清靜嚴肅之地，除去晨鐘暮鼓，就是誦經答禪，僧侶和訪客多低聲細語。不經意間，檐角風鈴隨風輕響，叮咚叮咚，卻不擾禪院清寂，成為古寺獨有的背景音。

# 川菜裏的清湯菜

菜如毛血旺者，他們的版本也不會讓人覺得口乾舌燥、渾身燥熱。在忙碌的日常運轉中，能保持出品的標準着實不易。更何況櫻花東街的這家店廚房在一樓，菜品要靠服務員爬樓梯送上去。

我也曾去過眉州東坡的其他分店，雖然大部分菜品各家店都有，但我總是偏愛櫻花東街的這家創始店。就算後來去五道口讀研究生，離惠新東街如此之遠，我還是會拉着同學、朋友來這裏吃飯。許多年過去，這些聚餐早已成為遙遠青春記憶裏的模糊

外，有人閉着眼，陽光就靜靜地落在他們臉上。

地面上的人這個時候大概在趕着回家吧，或者站在某個路口看着太陽落下去。我們在天上迎着落日飛，像是追着它走。以前總覺得飛機延誤是浪費時間，中間這段飛行時間最好快快過去。可現在我反而慶幸晚了這一個小時，不然就看不到這番景象了。旅行裏真正記住的，往往不是在目的地做了什麼，反而是路上這些不經意遇到的風景。

太陽一點點往下沉，顏色也慢慢變暗。先是橘色退去，只剩下暗紅，然後連紅色也淡了，天

大園既有優美的綠化環境，也有熱鬧的大小店鋪。故此不少市民愛在假日專程到該區逛逛，並嘗各種「大園名物」，如中菜小館的燒乳鴿、路旁小店的芒果糯米糍、隱世咖啡店的貝果等，忙裏偷閒之間好好享受大園輕鬆寧靜的社區氣氛。

然而，近期大園被一名精神失常的人弄得雞犬不寧。一位中年女子，蓄着短髮、拿着手袋、天天穿連身寬鬆罩衣長袍，穿搭勉強可說帶點波希米亞風，人卻更像一股具破壞力的「龍捲風」，其瘋癲的舉動既令人束手無策，也沒人知道她是何方神聖。其脫序行為一樁接一樁，被拍攝上載社交網絡後，隨即被網民冠名「新大園名物」。

該女子總愛在街上大聲指罵他人，目標對象本來集中在港鐵站一帶違例泊車的駕駛者。她會擋在車前，放聲大罵車主不遵守交通規則。事實上，舉報罪案無分輕重，

公交。早上在中山喝早茶，中午到深圳開會，晚上回佛山吃頓家常飯——這樣的日程，越來越多人過成了尋常。

當然，交通網絡也需要磨合：班次密度、站點接駁、跨城票價，都還有打磨空間。但方向已經清楚，車次多起來，城市距離就小下去。



灣區聽雨  
黎園  
逢周四見報

鳥雀看到立於田間的稻草人，振翅而去，去別處覓食。塔上傳來的風鈴聲，和稻草人有異曲同工之妙，鳥雀聞之，便另擇地方築巢。敲打盆罐、燃放鞭炮，終究太粗糲刺耳，還是稻草人的靜默與塔鈴的悠揚，多一些與自然相融的柔適。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三、四見報

光斑，我們再也記不起那時的心情與天氣，只有那些記憶片段，偶爾還會在腦海裏閃現。這間小小的餐廳見證過我學生時代的喜怒哀樂，它聽過我得意時的激昂言辭，安慰過我失意時的受傷心情。某種程度上它像一個老友，雖已久不聯繫卻仍留下了一絲溫暖掛懷。



痴齋囁語  
徐成  
逢周四見報

# 在夕陽中飛行

邊剩下一條細細的亮線。雲層從金紅色變成灰紫色，再變成深藍。機翼上的燈一閃一閃，提醒我們還在萬米高空飛行。

飛機還在往北飛，窗外的天已經全黑了，但剛才那些顏色，好像一直在眼前變換，生活中很多美好的東西大概都是這樣，沒什麼預告就來了，待一會兒又走了，你留不住，也沒法計劃，就記住當下最好。



九連環  
薩日朗  
逢周四見報

# 「龍捲風」

也是民眾責任，但她那藉機發洩的行徑不單令人非常難受尷尬，阻擋車輛去路也嚴重影響交通安全。最初附近民眾以為她只偶爾發病，但漸漸發現她天天無事找事，以檢舉為由，拉着不幸被盯上的目標，令原本平靜的社區人人自危。我有朋友下車進便利店買點飲料，並沒違泊，卻不幸被她看到，捱罵了半小時，最後只好報警求助。另一名男長者更無辜，在港鐵站內被她纏上，糾纏期間，長者為了離開，連上衣也被脫去，還要光着腳，一臉無奈惶恐逃跑。有消息稱這名女子日前已被警方拘捕送院，希望她得到妥當安排，更盼望有人了解她情緒失控的原因，助她早日接受輔導和藥物治療。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